五月石榴 花儿红

□白天平

古人视石榴为吉祥物，称石榴“千房同膜，千子如一”，故石榴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。五月榴花红似火，农历五月又被古人称之为“榴月”，于是就有了唐代诗人杜牧的那首《山石榴》赞美石榴花：“似火石榴映小山，繁中能薄艳中闲。一朵佳人玉钗上，只疑烧却翠云鬟。”当然，历代文人骚客也不吝笔墨，为之迷醉、倾倒。有白居易的“一丛千朵压阑干，剪碎红绡却作团”；有皮日休的“火齐满枝烧夜月，金津含蕊滴朝阳”；有陆游的“老子真成兴不浅，榴花折得一枝看”；有杨万里的“雾壳作房珠作骨，水晶为粒玉为浆”……看来古代文人大都“拜倒在石榴裙下”，对它的美丽情有独钟。

而我更要赞美它无意争春、唯执一红、花期持久的高贵品质，仰慕它耐寒、耐旱也耐瘠薄的旺盛生命力。由此，我会时常想起老院的那棵石榴树。

曾经的老院里有一棵碗口粗的石榴树，苍老斑驳的身躯努力地生长着，硕大的树冠生生搭起半院的绿荫。一进入农历五月，红红的石榴花开满枝头，红得灿烂、透彻，如火似血。到了秋后，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头，经雨淋日晒，开裂的榴皮像极了女子的笑，透露着颗颗晶莹剔透的石榴籽，红玛瑙般的俊俏。

“日射血珠将滴地，风翻火焰欲烧人”。五月那火红的石榴花，给老院的人带来的快乐也是无穷的。花开时节，天渐渐热起来，本就不大的大杂院里，石榴树硕大的树荫自然成了邻里休闲的好去处。大家吃着不同的饭菜，谈论着家长里短，其乐融融的情景至今令我难忘。

大院里的孩子更关心的自然是它酸甜美味的果实。其实，从五月花开时就已经招来我等羡慕的目光，见面总少不了一句“现在能吃吗”。当然，那粗糙龟裂、方便落脚的树身旁，成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。中秋节到来，石榴熟了，全院男女老少有的树上摘，有的地下接，热闹非凡。那年月，街坊邻居的亲情很是真切，除了大院里住的，左邻右舍也能享受这“榴膜轻明榴子鲜”的美味，在那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，显得尤为珍贵。

伴随着老树的花开花落，我渐渐了解了更多关于石榴树背后的悲喜故事。

老姑是这棵石榴树的主人，当年50多岁，高挑的身材，一双大眼睛里满是慈祥平和，一头黑发向后盘起，一丝不乱，透着几分干净利落。一双“解放脚”总闲不住，邻居忙时，热心的她总是帮着带带孩子、照看一下煤火。老姑与同院邻居非亲非故，可孩子们总是亲切地喊她老姑。我们住的大院是三间头、细窄的两进院落。她住的上房和两间厢房是自己的，做建筑工人的儿子还是单身，房子显得宽余。听说她还有个在外地工作的女儿，只是没见过。老姑没工作，主要依靠儿子那点钱，生活过得紧巴巴的。好在她精打细算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

比石榴树年头还老的大院，以及南邻更大的院子曾是开绸缎庄张家的房产。生意红火的张老板，在妻子生下一个女儿后再无动静，求子心切的他有意再续一房。五月，石榴树开花时，老姑也进了张家的门。

老姑出身贫寒，自幼丧母，小小年纪被继母卖到大户人家当丫鬟，而后又被转卖给张家做填房。二房的名分，干的却是推碾拉磨、操灶做饭、缝补浆洗的活儿，和使唤丫鬟没什么区别。几年后，老姑没有生育。1940年，也是老城沦陷的第三年，张老板去世，张家也从此败落。大房带女儿到娘家长住，老姑收养一养子。后来，老姑的儿子加入建筑社，每月能拿到固定工资，平淡的日子过得倒也知足。只是儿子过了结婚年龄，一直没找到对象，让老姑操碎了心。

那时老街住的大都是旧买卖人，身世如乱云，每个人背后都有难言的故事。

那个石榴花开的火红五月，老树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小红灯笼似的花蕾还未尽情绽放，就爬满了浑身绿毛的八角虫，叶子和花蕾不断掉落。院里老人说，树老了，又遇小年，石榴花开不起来了。特殊的年代里，受到惊吓的老姑病倒了。邻居在热心照顾老姑之余，更多的是对她的同情。

同情归同情，现实是老姑的生活更难了，残酷的人生又一次考验着这位善良的母亲。老姑思考再三，主动提出让儿子回到他原来的家。面对儿子的苦苦哀求，老姑的态度是那么决绝，并拒绝每月儿子给的生活费和平日的照顾。

在儿子离开的那些年，老姑靠给人家当保姆、看孩子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。在我少不更事的眼里，这平静的小院没有什么异常，只是母亲时常提醒我别忘了给老姑家的水缸挑水，年里节气加个碗、添双筷，邀请老姑一起吃个饭，给孤单寂寞的她带来些许慰藉。

然而，这平静的背后是一颗母亲温柔而焦虑的心。当听到儿子结婚的消息时，她强忍着感动的泪水，拒绝以母亲的身份出席婚礼。婚礼的当天，老姑一人关在屋里失声大哭。

后来，我家搬离了老院，再次见老姑已是20年后了。在老院里，老姑和她的儿子一家同住。在随后的老街改扩建中，老院盖成了新楼，老姑的脸上挂满了笑容。当我提起老院的石榴树，老姑指着楼下一棵新开花的小石榴树告诉我：“老树在老院拆除之前死了，这棵石榴树是老树的枝条插活的，一年前刚刚开花，今年就会结果。”在种满绿植的庭院里，小石榴树显得那么美丽，茂密的枝叶下挂满了一簇簇迷人的花朵，那盛开的花像一把把火炬，吐蕊怒放。一阵清风吹过，石榴花扬起轻盈的舞姿，散发出一缕缕淡淡的的清香。眼前的情形是那么熟悉又那样陌生：沉默里充满力量，苍劲中透出勃勃生机，孕育着花开的喜悦，守望着甜美的梦想，成长着快乐的生命，全然没了榴花别枝的伤感。

又到石榴红的时节。榴花，绽开以绚美，飘落以坦然，年年岁岁，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演绎着伟大的生命；岁岁年年，它在无声地问：人，该怎样活出真实的自我？又该怎么走出坦荡的人生？